

## 金章宗的文学活动及其意义

胡传志

**内容提要：**金章宗在位约二十年间，国力盛极而衰，文学平缓上升。他雅好文辞，改革科举制度，重用和关心文人，营造出有利于文学发展的环境。他经常发表一些精要剀切的文学评论，鼓励和鞭策文人，引导文人创作活动。他天资聪颖，咏物词、写景诗清雅纯熟，标志着完全融入汉语文学的巨大进步。金章宗朝为金末文学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的积累。

**关键词：**金章宗 文学 评论 创作

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是金世宗的嫡孙，因其父完颜允恭(金显宗)于大定二十五年(1185)去世而被封为皇太孙，大定二十九年(1189)即位，泰和八年(1208)病故。他在位的明昌、承安、泰和年间是金王朝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史学界对其功过得失已经有了充分的评估。文学发展往往与时代不完全同步，从金代文学发展来看，金章宗朝的文学尚不是盛极而衰，而是处于从金世宗的平缓期到金末高峰期的上升阶段，出现了党怀英、赵秉文、王庭筠、李纯甫等一批承前启后的优秀作家。这与金章宗本人的文学态度及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他精通音乐，擅长书法，雅好文学，经常奖掖诗人，发表评论，还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尽管其传世诗词仅十首左右，其成就和特色不及海陵王完颜亮，但仍然是金代最热心文学的帝王。学界对金章宗的诗词已有少量研究<sup>①</sup>，本文将在前贤的基础上，综合金章宗所有的文学活动材料考察其文学活动及其文学创作的意义。

### 一 “好尚文辞”及其政策导向

在帝制王朝，最高统治者对文人及文学的态度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发展的环境，左右着文人的命运。史家一致记载，金章宗“好尚文辞”<sup>②</sup>，“诚好文，奖用士大夫”<sup>③</sup>，“属文为学，崇尚儒雅”<sup>④</sup>，这一个性爱好作用于一个时代，就会表现出诸多积极的导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制定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政策。作为帝王，金章宗掌握了政策制定权。有些政策与文学直接相关，譬如科举制度，金章宗至少做出了三项重大的改革：一是扩大录取人数。金世宗朝二十八年，“取策论

<sup>①</sup> 范军、周峰：《金章宗传》，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2003年。周廷良：《金源完颜璟文行诗词考评》，《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2期；李淑岩、王金峰：《完颜璟的文化素质与诗词品质》，《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sup>②</sup>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百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2875页。

<sup>③</sup> 刘祁：《归潜志》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11页。

<sup>④</sup> 刘祁：《归潜志》卷十二，第136页。

进士近二百,词赋进士约五百,计七百余人”<sup>①</sup>;而金章宗朝近二十年,“约取策论进士四百余人,词赋进士约一千一百人,经义进士二百人左右”<sup>②</sup>,计一千七百人左右。两相比较,就可以见出金章宗朝录取人数增加幅度之大,简直有点泛滥了。直接受益的则是杨云翼、王若虚、李纯甫、李俊民等一批金末文学骨干。二是恢复经童科。经童科在海陵王时期被废止,大定二十九年(1189)予以恢复,专门选拔天资超常的神童。虽然录取人数有限,但也是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元好问的好友赵元、麻九畴都是经童出身。三是明昌二年(1191)增设宏词科。宏词科实际上是在原有进士和官员队伍中进行的二次考核,用以选拔擅长撰写诏令之类的人才,所以士林纷纷以中选为荣。萧贡、李献能、元好问等人都获此荣耀,特别是元好问进士及第后不就选,通过宏词科之后才进入仕途。由此可见,金末文坛主力除了年长一些的赵秉文之外,杨云翼、王若虚、李纯甫、元好问、李献能、李献甫、冯延登等人都受益于金章宗的科举改革。

金章宗不仅制定和完善了科举制度,还亲自参加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具体活动。有文献记载,泰和三年(1203),他亲自出了一道考题《日合天统》以提高考试难度<sup>③</sup>。对经童科,他更加关心,有几次亲自召见神童的记录。明昌元年(1190),山东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十一岁的刘住儿“能诗赋,诵大小六经,所书行草颇有法”,金章宗将他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又令赋《旱》诗”<sup>④</sup>,结果很满意,赐他经童出身,让他进入太学,完成学业。还有一位益都儿童刘微,七岁能文,章宗召他入宫,刘微“赋《凤皇来仪》二首”<sup>⑤</sup>,获得章宗的称许,章宗同样赐他经童出身,移籍太学。最有名的神童是河北莫州(今河北任丘县)的麻九畴,“三岁识字,七岁能草书”,金章宗召见他,问他:“汝入宫殿中亦惧怯否?”他反应敏捷,随口回答:“君臣,父子也,子宁惧父耶?”<sup>⑥</sup>麻九畴后来在诗学、易学、医学方面颇多成就。金章宗亲自选拔神童,固然有好奇的因素,但也可以见出他对选拔人才的重视程度。

其次,关怀前朝文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很多新皇帝往往不喜欢使用前朝旧人,金章宗则不同。他在即位之前,深得金世宗的宠爱,即位后能够很好地继承金世宗朝的政策,继续重用世宗朝的文人。如李晏本是世宗朝的翰林侍讲学士、御史中丞,章宗即位后,李晏上书谋划十事,章宗皆予采纳,并将他擢升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承旨。明昌三年(1192),李晏在昭义军节度使任上擅发仓粟三万石赈灾,章宗也未怪罪他<sup>⑦</sup>。金章宗还能念及旧情,心怀感恩。如大定十三年(1173)进士及第的刘迎,后来担任太子司经,掌经史图籍笔砚,受到当时的太子、完颜璟的父亲完颜允恭的器重。大概在这期间,完颜璟与刘迎有所交集。大定二十年(1180),刘迎扈从金世宗去凉陞(即金莲川)避暑,染上疾病,按照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可能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前后去世<sup>⑧</sup>,这一年完颜璟仅十五岁。应该说,完颜璟与他没有特别的关系,但他即位后,为了报答其恩情,特赐刘迎之子刘国枢进士及第,还下诏让国子监刊刻他的遗集《山林

① 薛瑞兆:《金代科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19页。

② 同上,第149页。

③ 刘祁:《归潜志》卷十,第111页。

④ 脱脱等撰《金史》卷五十一,第1229-1230页。

⑤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255页。《中州集》所记载的刘微与《金史》所记载的刘住儿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⑥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六,第1531页。

⑦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二,第489页。

⑧ 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177页。

长语》<sup>①</sup>。后来,金章宗在谈论有关诗人的长短时,还说:“郝侯赋诗颇佳。旧时刘迎能之,李晏不及也。”<sup>②</sup>这说明金章宗读过刘迎的作品,并且能作出中肯的评价,刘迎诗歌水平如金章宗所说,远在郝侯、李晏之上。贞元二年(1154)进士及第的赵可,年辈更长,完颜璟此前与他没有交往。大定二十六年(1186),完颜璟被册封为皇太孙,时任翰林修撰的赵可撰写册文,其中有四句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念天下大器,可不正其本欤?而世嫡皇孙,所谓无以易者。”<sup>③</sup>皇太孙就是储君,也就是上一句所说的“正本”,后一句说完颜璟是不二人选。这几句四六文虚词、实词对仗极其工整,措辞准确。后来章宗即位,偶然问起册文的作者。他得知是赵可之后,立即将他由从六品的翰林修撰提拔为从四品的翰林直学士。这时赵可已经年迈,金章宗对他的感念完全基于对他册文水平的赞赏。金章宗对王庭筠的父亲王遵古的感情更加深厚。王遵古,正隆五年(1160)进士,大定二十年(1180)前后担任太子司经,后出任博州同知、澄州刺史。金章宗曾赐诗王家,说:“王遵古,朕之故人也。”<sup>④</sup>他视王遵古为“昔人君子”<sup>⑤</sup>。所谓故人,大概是王遵古担任太子司经期间,曾侍奉过完颜允恭、完颜璟父子读书。承安二年(1197)六月,金章宗将他从澄州刺史任上召回,擢为翰林直学士,还给予他特别的礼遇:“无与撰述,入直则奏闻。或霖雨,免入直。”<sup>⑥</sup>爱屋及乌,金章宗对其子王庭筠更是呵护有加,甚至有所偏袒了。泰和二年(1202),王庭筠去世,金章宗非常悲痛,考虑到他“家无余财”,便给他家八十万安葬费,并征集他的诗文,藏之秘阁,还无限伤感地说:“庭筠复以才选,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兹云亡,玉堂东观,无复斯人矣。”<sup>⑦</sup>可见,金章宗是位很念旧情的帝王。

其三,奖掖重用文人。对于普通文人,只要他有所了解,就予以任用。张建长期隐居,名声不显,明昌年间,陕西提刑副使董师中举荐他出任绛州教授,金章宗将他召为宫教,兼应奉翰林文字。他深得金章宗的优待,“与天章宸翰旦暮相酬酢。其眷礼之渥,一时词臣无能出其右者。”<sup>⑧</sup>张建后因年老请求退休,金章宗“爱其淳素,不欲令去左右,眷眷久之,超同知华州防御使事”,并写诗相赠,有“从今昼锦莲峰下,三乐休夸荣启期”<sup>⑨</sup>之句,祝福他衣锦还乡,安享晚年。另一文人张著完全是一介布衣,“泰和五年,以诗名召见,应制称旨,特恩授监御府书画”<sup>⑩</sup>。对于素不相识之人,金章宗也因为喜欢他的诗歌而予以任用。譬如泰和年间,有人将关中诗人岳行甫的《时病》诗传给金章宗,金章宗读后,“大加赏异,授以官”<sup>⑪</sup>,只是岳行甫没有接受任命。又如明昌年间,金章宗出游,路过燕京城南隐士赵质家,听见诵读声,就进入他家,看见赵质在墙壁上的题诗,“讽咏久之,赏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赵质没有接受任命,金章宗又“赐田亩千”<sup>⑫</sup>。

当然,金章宗对文人的态度也并非始终如一。到了后期,少数文人谤议朝政、拉帮结派,引起他的“厌

①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三,第539页。

②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百二十五,第2875页。

③ 刘祁:《归潜志》卷十,第117页。

④ 元好问:《王黄华墓碑》,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37页。

⑤ 元好问:《博州重修学记》,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四,第418页。

⑥ 脱脱等撰《金史》卷十,第264页。

⑦ 元好问:《王黄华墓碑》,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第1337页。

⑧ 李庭:《兰泉先生文集序》,李修身主编《全元文》第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⑨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七,第1800页。

⑩ 同上,第1870页。

⑪ 同上,第1878页。

⑫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百二十七,第2901页。

怒”。他批评文人们“措大辈止好议论人”<sup>①</sup>。但总体来看，金章宗对文人的态度相当友善，形成了文人鼎盛的局面。刘祁称赞金章宗朝说：“一时名士辈出，大臣执政，多有文采学问可取，能吏直臣皆得显用，政令修举，文治烂然，金朝之盛极矣。”<sup>②</sup>

## 二 精要评论及其鞭策作用

金章宗没有系统的诗文评论传世，现存的一些文学评论散见于《归潜志》《中州集》和《金史》等书，虽然是只言片语，但都是有感而发，精要剀切，主要是围绕着应制、诏诰等应用文体展开，从中可以看出他不俗的文学品鉴能力及其主要的文学观念。

金章宗注意品评文学水平的高下。唐代以来有关马嵬贵妃墓的题咏特别多，金章宗对此颇有兴趣，下诏让人收录了五百余首相关题诗，由于水平参差不齐，他便进一步让文人分别等次，杜佺的《马嵬道中》名列“高等”。杜佺由北宋、伪齐入金，其诗如下：“垂柳阴阴水拍堤，春晴茅屋燕争泥。海棠正好东风恶，狼藉残红送马蹄。”<sup>③</sup>该诗看似单纯写景，寄寓伤春之情，实际上化用了《太真外传》中贵妃醉酒如同海棠睡去的典故，以海棠来借指贵妃，既写出了她的美貌，又引出末句马踏残红的景象来象征贵妃之死，将伤春与怀古伤逝融为一体，含而不露，诚为上乘佳作。金章宗此举有利于保存文学文献，有利于激发文人们品评诗歌的风气，进而推动文学的健康发展。

像很多帝王一样，金章宗的文学评论往往与应制奉和类活动相伴。在一些公私活动中，金章宗经常向身边文人“索诗”，文人们必须即兴创作，完成任务。才思敏捷者常常占得先机，获得赞赏。韩玉进士及第之后，任翰林应奉，曾应命作文，“一日百篇，文不加点”。他还曾受金章宗之命，撰写金王朝开国功臣的系列传记——《元勋传》。完成后，章宗很满意，感叹道：“助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sup>④</sup>翰林学士赵沅曾扈从金章宗“春水”，即用海东青捕猎天鹅。按照惯例，所捕获的第一只天鹅叫“头鹅”，需要举行仪式，用来祭祀祖先。当海东青捕获头鹅时，金章宗向赵沅“索诗”，赵沅“立进之”，其诗曰：“驾鹅得暖下陂塘，探骑星驰入建章。黄伞轻阴随风辇，绿衣小队出鹰坊。抟风玉爪凌霄汉，瞥日风毛堕雪霜。共喜园陵得新荐，侍臣齐捧万年觞。”<sup>⑤</sup>该诗按时间先后叙写捕猎天鹅的过程：探使打探到天鹅飞回北方陂塘的消息，报告给皇帝，皇帝便率领专业的海东青驯养人员奔赴“春水”之地。只见海东青凌空一击，立刻击杀天鹅。金源王朝祖先又获得新的祭品，大家都很高兴，举起酒杯祝福皇帝万寿无疆。尾联归于颂圣主题。金章宗“称其工，且曰：‘此诗非宿构不能至此。’”<sup>⑥</sup>赵沅了解金章宗的喜好，扈行应该有所准备。

“人之禀才，迟速异分”，并非所有人都能出口成章，何况“诗有别材”，有的人缺少创作诗歌的天赋，那就会受到金章宗的冷落和嘲讽。据刘祁《归潜志》卷七载：

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

① 刘祁：《归潜志》卷十，第 111 页

② 刘祁：《归潜志》卷十二，第 136 页。

③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八，第 2080-2081 页。

④ 同上，第 2181 页。

⑤ 刘祁：《归潜志》卷八，第 86-87 页。

⑥ 同上。

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sup>①</sup>

面对章宗的“索诗”,两位状元王泽、吕造都拙于应对,狼狈不堪,因此被章宗赶出京城,贬逐到地方上做官。时人还将二人之事凑成一联诗歌,传为笑谈。金章宗的好恶如此鲜明,自然会鞭策文人们重视诗歌创作。

应制诗原本具有歌功颂德的倾向,金章宗处于金源盛世,当然喜欢文人歌颂他这个时代,歌颂他本人。如何歌颂得体,取决于文人们的才华和技巧。某年中秋节,金章宗在瑞光楼赏月,让赵汾(字文孺)赋诗,规定“以清字为韵”,赵汾即兴赋咏一首七律《中秋》:“秋气平分月正明,蕊珠宫阙对蓬瀛。已驱急雨消残暑,不遣微云点太清。帘外清风飘桂子,夜深凉露滴金茎。圣朝不奏霓裳曲,四海歌讴即乐声。”<sup>②</sup>“以清字为韵”,符合中秋时序的气候、景物特点,还能体现金章宗清雅脱俗的审美趣味。赵汾此诗即以“清”字为核心,组织篇章。前三联偏重自然景色,写中秋之夜皓月当空,天上宫阙映照着人间的瑞光楼,雨后天晴,天气凉爽宜人,碧空如洗,纤尘不染,清风吹拂,桂子飘香,一切都如此祥和美好;尾联就势一转,歌颂当今圣明之朝不用再像唐玄宗那样表演热闹奢华的《霓裳羽衣舞》来妆点升平,不用举行盛大的中秋宴会,因为来自四方百姓的讴歌就是最好的音乐。赵汾能从平淡寻常甚至有点清冷的中秋赏月雅集中提炼出颂圣的主题,自然恰切,已经很成功了。不仅如此,“四海歌讴”句还暗用了《孟子·万章上》中“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sup>③</sup>的典故,不动声色地将金章宗比喻为舜,更显高妙。金章宗读到尾联,“大加赏异,手酌金钟(金盅)以赐,且字之曰:‘文孺,以此钟赐汝作酒直。’”<sup>④</sup>金章宗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一定领会到了这一层,所以他激动地赐给赵汾金钟作买酒钱,还待之以非常之礼,亲切地称呼起赵汾的字来。这不仅是赵汾一个人的荣幸,也是整个诗人群体的光荣,所以“士林荣之”<sup>⑤</sup>。

除了应制奉和类作品之外,金章宗接触更多的是公务活动中大量使用的诏诰类应用文章,他对此也发表过意见。当时最得金章宗赏识的是辛弃疾的北方同学党怀英(1134—1211)。金章宗公开称赞:“近日制诏惟党怀英最善。”<sup>⑥</sup>党怀英自大定二十一年(1181)进入翰林院之后,在金世宗朝先后任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翰林修撰(从六品),尚未充分表现其才华;章宗即位后,迁翰林待制(正五品)、翰林直学士(从四品)、侍讲学士(从三品)、翰林学士(正三品)、翰林学士承旨(正三品),可谓步步高升,由从六品升到正三品,泰和元年(1201)左右致仕。这一切都得益于他那无人能及的制诰文。赵秉文说他“当明昌间,以高文大册,主盟一世”<sup>⑦</sup>,后来元好问又有所补充,进一步申说:“论者谓公之制诰,百年以来亦当为第一。”<sup>⑧</sup>将党怀英推到金王朝制诰文第一人的地位上。党怀英诏诰文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深得帝心是一个关键要素。兹以元好问所征引的《诛皇叔永蹈诏》片断为例:

① 刘祁:《归潜志》卷七,第72页。

②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四,第974页。

③ 焦循撰《孟子正义》卷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4页。

④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四,第974页。

⑤ 同上。

⑥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百二十五,第2875页。

⑦ 赵秉文:《竹溪先生文集引》,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十五,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45页。

⑧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三,第661页。

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違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听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窮？<sup>①</sup>

完顏永蹈是金世宗之子，金章宗的叔父，明昌三年（1192）因陰謀篡位而被金章宗所殺。党懷英以金章宗的口气撰写公告天下的诏文，因为对象特殊，不是没有亲缘关系的普通逆犯，所以必须公私兼顾。文中“天下一家”“宗社安危”云云，是义正辞严的国家大义；“凉德”“逆谋”“常刑”云云，是当事人完顏永蹈的罪有应得；“公族三宥”“本根骨肉”“睦亲”云云，则是叔侄间的血肉亲情；末尾还说出金章宗迫不得已的无限惋惜之意。用四六文体写出如此复杂而微妙的诛杀诏文，说出金章宗想说而未必说得好的话，杀伐中带有柔婉，真是难得的大手笔。两年后，金章宗的伯父、镐王完顏永中又以谋反罪被杀，党懷英再撰诏文，可惜该文失传，读过该文的郝经称赞说：“镐王一诏说帝心，恳恻义与大造同……承旨有集当重读，官样妥贴腴且丰。”<sup>②</sup>看来，诛镐王诏同样很好地阐释了金章宗的意图，既有妥贴的官样，又有丰富的内涵。赵秉文、元好问、郝经等人对党懷英诏诰文众口一词的推崇，与金章宗的评价相印证，充分证明了金章宗的文章鉴别力。党懷英是百年一遇的难得人才，金章宗怎能不感叹“文士卒无如党懷英者”<sup>③</sup>？他的这一感叹向文人们提出了高要求，促使文人们必须用心撰写出满意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金章宗并非对党懷英所有文章都予以赞美，他也有不满之辞。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金章宗封长白山神为“开天弘圣帝”<sup>④</sup>，党懷英受命撰写册文（已佚），就招致金章宗的批评：“近党懷英作《长白山册文》，殊不工。”<sup>⑤</sup>长白山是金朝的兴王之地，被金源皇家视为圣山。大定十二年（1172），金世宗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sup>⑥</sup>，大定十五年（1175）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党懷英难以理解他们这种神圣的长白山情怀，加之他从未去过东北，对长白山缺少基本的感性认识，也就难以写出令金章宗满意的册文。金章宗没有体谅到党懷英的难处，直接作出负面评价，体现出他的高标准和简单之处。

金章宗对王庭筠的评价最值得玩味。一方面，金章宗对王遵古、王庭筠父子具有比较深厚的感情，对王庭筠相当照顾；另一方面，王庭筠为人为文的明显缺陷又让他左右两难。明昌元年（1190）三月，金章宗打算让他进入翰林学士院，却谕旨翰林学士院：“王庭筠所试文，句太长，朕不喜此，亦恐四方效之。”言下之意，不得录用。然后又告诉王庭筠的舅舅、宰相张汝霖：“王庭筠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其人才高，亦不难改也。”<sup>⑦</sup>对他颇多回护，认为他可以改进不足。金章宗不满他的公文“句太长”“句不健”。四月，金章宗再次打算起用王庭筠，王庭筠的应试文章有所改进，中选“馆职”（应是翰林学士院的职位），不料又遭到御史台的弹劾。他十多年前在担任馆陶主簿时“尝犯赃罪”，品行有污，不能出任馆职，章宗只好作罢。明昌五年（1194）八月，章宗力排众议，终于让他进入翰林学士院，担任从六品的翰林修撰。客观地说，王庭筠具有多方面的才华，书法、绘画水平最高，诗歌次之，最实用的文章反而再次之。元好问在《王黄华墓

①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三，第 661 页。

② 郝经：《读党承旨集》，田同旭校注《郝经集校勘笺注》卷九，太原：三晋出版社，2018 年，第 663-664 页。

③ 脱脱等撰《金史》卷七十三，第 1793 页。

④ 脱脱等撰《金史》卷十，第 253 页。

⑤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百二十六，第 2881 页。

⑥ 脱脱等撰《金史》卷三十五，第 875 页。

⑦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百二十六，第 2881 页。

碑》中评价他“为文能道所欲言”<sup>①</sup>，并举了几篇作品为例，其中没有一篇诏诰类文章，也就是说，此类文章不是他的长项。金章宗设法重用他，很多程度上出于对他们家的感情<sup>②</sup>。好在王庭筠在扈从金章宗“秋山”时，连续写了三十多首应制诗，获得章宗的认可，“宠眷优异”<sup>③</sup>。

在起用王庭筠的过程中，金章宗严辞抨击文人们的不良习气：“闻文人多妒庭筠者，不论其文，顾以行止为訾。大抵读书人多口颊，或相党，昔东汉之士与宦官分朋，固无足怪。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马光、王安石，均为儒者，而互相排毁，何耶？”<sup>④</sup>他先为王庭筠辩护，认为有些人因为嫉妒才揪住他过去的污点不放，然后引申出去，批评汉代以来文人们的门户党派之见。也正因为此，他特别厌恶文人们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不能容忍赵秉文、王庭筠等擅议朝政，将他们责罚入狱。这固然体现了金章宗钳制舆论专制的一面，同时也体现他摒除党派的坚定主张。

由上可见，金章宗的文学评论缺乏系统性，但大多数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能够引导士林风尚。

### 三 纯熟创作及其标志性意义

金章宗学习过女真语言文字，曾用女真语歌唱过完颜匡的《睿宗功德歌》<sup>⑤</sup>，是否有过女真语诗歌创作，不见记载。他似乎更精通汉语，喜欢用汉语创作诗词。刘祁说：“章宗天资聪悟，诗词多有可称者。”<sup>⑥</sup>王庭筠去世，他作《吊王庭筠下世》诗，从现存“天材超迈，无惭琬琰”两句来看，可能是首四言古诗。张建退休，他作《送张建致仕归》，从上引佚句来看，应该是首七律。金章宗现存 7 首诗歌、2 首词和佚诗 5 句。

金章宗的咏物诗词最为突出，其中的大制作应该是《铁券行》。铁券是皇帝赏赐给功臣权要带有某种特权的凭证，通常是用铁制成，铸有文字，所谓铁券丹书。金章宗时期，有位田姓人家将他所收藏的唐朝皇帝赏赐给藩镇的铁券上交朝廷，金章宗因此写下歌行体诗歌《铁券行》。正大元年（1224）五月，元好问参加宏词科考试，程文之一就是《章宗皇帝〈铁券行〉引》。该文称金章宗“制七言长诗以破其说”<sup>⑦</sup>，说明《铁券行》的主旨是质疑前代帝王以铁券来笼络人心之举，申明铁券不足信赖。金章宗去世十多年后，朝廷还以其诗作为考试材料，说明该诗应该是词意俱佳的力作。刘祁称赞“《铁券行》数十韵，笔力甚雄”<sup>⑧</sup>，可惜早已失传。

金章宗更热衷的咏物对象是日常生活用品。现存两首咏物词，其一是《蝶恋花·聚骨扇》：“几股湘江龙骨瘦，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sup>⑨</sup>聚骨扇就是折叠扇，北宋时由高丽传入，但并没有普及，

① 元好问：《王黄华墓碑》，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第 1345 页。

② 据元好问《王黄华墓碑》，王庭筠的女儿王琳秀“入侍掖庭”。

③ 元好问：《王黄华墓碑》，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六，第 1345 页。

④ 脱脱等撰《金史》卷一百二十六，第 2881 页。

⑤ 脱脱等撰《金史》卷九十八，第 2294 页。

⑥ 刘祁：《归潜志》卷一，第 3 页。

⑦ 元好问：《章宗皇帝〈铁券行〉引》，狄宝心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卷一，第 31 页。

⑧ 刘祁：《归潜志》卷一，第 3 页。

⑨ 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9 页，该词原载《归潜志》卷一，但现存《归潜志》所录词有脱误，《全金元词》标明出自《归潜志》，实际上可能转录自《词苑丛谈》卷三。

常用的还是团扇、蒲扇。该词上片题咏折叠扇之形态,抓住竹骨、扇面花草图案作文章,咏扇而不泥于扇,由竹子联想到湘竹湘水,由花草图案写到同心扣,神驰画外。下片题咏用扇之乐,突出折叠扇小巧灵便、可放入怀中袖中的特点,结句轻巧而不失谐趣。其二是《生查子·软金杯》词:“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盏。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sup>①</sup>该词为酒席上即兴所作。据《归潜志》卷一记载,席间有位美女“擘橙为软金杯”,就是将橙子掏空,用作酒杯,本是一时兴起的手工制作,引发章宗的兴趣。这首词上下片分写男女主角:男主角紫府郎戴着高高官帽,准备畅饮美酒,但天气寒冷,玻璃酒杯增加了寒冷的畏惧感,由此自然地过渡到下片的软金杯;女主角善解人意,现场用纤纤玉手剥开金黄色的橙子,做成软金杯,然后喝上几杯洞庭春美酒,脸颊飞红,美如人面桃花。该词写法别致,上片只是衬托,下片边叙事边咏物,处处不离软金杯,又限于软金杯,由人及物,再由物及人,中心仍然是咏物。温软妩媚,却没有流于俗艳。这两首咏物词清雅闲婉,体现出金章宗不俗的审美趣味和纯熟的语言表达技巧。金章宗知音识律,元代人说他是五个懂得音乐的帝王之一,将他与唐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等人并列<sup>②</sup>,清人徐钊也将他与李璟、李煜父子相比,说他是“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sup>③</sup>。此外,据周驰《箬诗》题下自注:“章庙御题,限红字韵。”<sup>④</sup>说明金章宗曾有咏箬诗。

咏物诗词之外,金章宗游幸写景类诗歌相对较多。如《游龙山》《水窠岩漱玉亭》《仰山》等诗,以写景为主。比较有特色的是下列二诗,《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sup>⑤</sup>《宫中》:“五云金碧拱朝霞,楼阁峥嵘帝子家。三十六宫帘尽卷,东风无处不扬花。”<sup>⑥</sup>第一首诗歌入选《中州集》,云龙川是金代帝王游幸之地,在今河北赤城县。明昌五年(1194)四月,金章宗游幸金莲川,八月返回。这首诗也许就是这年途经云龙川时所作。章宗看见一株牡丹,联想到洛阳牡丹在谷雨前后就已盛开,而在岭外五月份牡丹花才刚刚开放。大自然滋养万物一视同仁,只是气候差异罢了。金章宗的重点是强调造物无私,是否含有皇恩浩荡远无远弗届的寓意?读者可各自领会。赵秉文的《五月牡丹应制》很可能是同时所作,其中第三联“谷雨曾沾青帝泽,薰风又卷赤城霞”<sup>⑦</sup>,与章宗诗相关联。《宫中》模仿唐代韩翃的《寒食》诗,写春日早晨宫中的华美景象,五色朝霞与大片宫殿相映衬,繁华富丽,东风飘拂,扬花飞舞,一片祥和,刘祁称赞这首诗“真帝王诗也”<sup>⑧</sup>。

金章宗还有一首饮酒诗《翰林待制朱澜侍夜饮》:“夜饮何所乐,所乐无喧哗。三杯淡醪醑,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灯欲花。陶陶复陶陶,醉乡岂有涯?”<sup>⑨</sup>他与翰林待制朱澜一起品酒赏乐,清静悠闲,持续到深夜,像是一位赋闲老人的絮语,叙述着享受饮酒的乐趣,虽是五律,却闲缓自如。

在金代帝王和皇族中,金章宗的诗词创作个性不及之前的完颜亮鲜明突出,传世作品数量与成就

① 刘祁:《归潜志》卷一,第1页。

② 陶宗仪《燕南芝庵先生唱论》:“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后唐庄宗、南唐后主、宋徽宗、金章宗。”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5-336页。

③ 徐钊编著,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④ 元好问编,张静校注《中州集校注》卷七,第1883页。

⑤ 薛瑞兆、郭明志编《全金诗》卷七十八,第3册,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8页。

⑥ 同上,第49页。

⑦ 马振君整理《赵秉文集》卷七,第179页。

⑧ 刘祁:《归潜志》卷一,第3页。

⑨ 薛瑞兆、郭明志编《全金诗》卷七十八,第3册,第48页。



及后来的完颜璘,很容易被忽略。从上引诗词来看,他没有完颜亮那样豪悍贲张,几乎看不出任何女真人的民族特色,标志出他的作品已经完全融入汉语文学之中。这正是一个巨大进步。金世宗还有保存、恢复女真语言文化的努力,金章宗基本放弃了这种念头,这将进一步带动各民族文人(包括女真、契丹等北方民族)的汉语文学创作。金章宗的宠妃李师儿最为典型。她出身贫贱,“姿色不甚丽”,但悟性甚高,在跟随宫教张建学习过程中脱颖而出,“初不知书,后见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义”<sup>①</sup>。她主要凭着诗词才华得到章宗的宠幸。据载,金章宗与李妃游览妆台(琼华岛),二人联句,章宗先出上句:“二人土上坐”,这一句既是写实,又是拆字句,很难应对,李妃却能当即答出下句:“一月日边明”,不仅符合拆字规则,还将章宗比喻为日,自己比喻为月,恰当得体,如此巧妙聪颖,引得章宗“大喜”<sup>②</sup>。李妃由一个不知书的普通妃子一跃为懂得写作、著有《梳妆台乐府》的宠妃,当然要归功于章宗与她共同的诗词爱好。

## 余 论

金亡之后,刘祁反思金亡的教训,指出金章宗“学文止于词章,不知讲明经术为保国保民之道,以图基祚久长”<sup>③</sup>。言外之意,金章宗用心于汉语文学,却没有掌握华夏治理国家之道,导致国运中衰。其实,金章宗的最大失误不是爱好文学,重用文人,而是未能充分认识到正在崛起的蒙古人的强大威胁,未能及时加强军备,“宴安自处,以至土崩瓦解”<sup>④</sup>。早在金章宗即位之初,老臣徒单克宁针对他“颇好辞章”的个性,明确反对让世袭猛安、谋克那些职业军人在太学学习辞章、参加进士考试的动议,并很有远见地提醒金章宗:“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习辞艺,忘武备,于国弗便。”<sup>⑤</sup>可惜金章宗没有重视这一预警。女真与蒙古都是游牧民族,都拥有铁骑强弓,不存在北宋对辽战争中步不敌骑的兵种劣势。如果从金章宗朝起加强军事准备,以逸待劳,未必不能抵抗蒙古的入侵。金章宗爱好汉语文学,有何错焉?相反,对照之后的卫绍王、金宣宗、金哀宗,他们未“习辞艺”,却“忘武备”,在文学上无所作为、乏善可陈,军事上更加一败涂地。应该承认,金章宗朝近二十年的文学积累蓄势待发,最终成就了金末文学的高峰。

(胡传志,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吴 刚】

① 刘祁:《归潜志》卷十,第114页。

② 陈孚:《李妃妆台歌》,杨镰主编《全元诗》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05页。

③ 刘祁:《归潜志》卷十二,第136页。

④ 同上,第137页。

⑤ 脱脱等撰《金史》卷九十二,第2176页。